

秋风起,糖藕香

作者:沈顺英

秋风飒飒,秋意渐浓,小镇街头巷尾弥漫着桂花糯米藕的馨香。故园糖藕,以绵甜、软糯、桂花香气浓郁而倍受人们喜爱,也为萧瑟秋天渲染一抹人间烟火气息。

桂花糖藕,作为一款老少皆宜的街头熬煮小食,小孩嗜其甜润,大人醉其清爽,老人好其恬淡。薄暮清凉,蹲坐街角,咬嚼糖藕,顿觉尘世的幸福触手可及。

秋风薄凉,此时出塘的莲藕,脆嫩亦美白。生吃,味道甘甜,有雪梨之滋润,荔枝之清润。若是和上糯米、蜂蜜、红枣一起煮,粉红透明,软糯爽润。

东坡云,“腻玉圆搓素颈,藕丝嫩、新织仙裳。”莲在水里如清新少女,藕进了厨房也具风雅。将薄薄藕片撒上糖,糖渐融未消似着纱衣,晶莹剔透,光泽闪动,用蓝花白底瓷盘盛出,美食配美器,让人感叹岁月静好、现世安稳。

故乡鲜藕有七孔藕和九孔藕之分。七孔藕绵软酥烂,九孔藕脆甜汁多。做糖藕以七孔藕为宜。取藕茁壮挺直的中段一节,里外洗净,先斜切一节作为帽盖,而后将淘净晾干的糯米灌入藕孔,边灌边拍藕段,尽量使糯米在藕孔中灌得满当,并用圆芯筷杵实,再把先前切下的藕节头复位,用牙签固定,以防糯米从藕孔中漏出。

糖桂花,是做糖藕绝不可少的点睛之笔。星星点点地撒上些许,如碎金铺在琥珀上,莲藕原有的清芬,此时又增添了桂花的幽香,可谓绝配。

在干净的瓶罐里,铺上一层白糖,铺上一层桂花,再撒一层白糖,一层桂花,循环往复,最后用调羹压紧,密封,放在避光阴凉处。眼见着桂花颜色愈发深沉,白糖慢慢溶在桂花的香浓蜜色里,至融为一体,就大功告成了。

莲藕放入冷水中,大火煮开后加冰糖改小火慢熬,熬上两三个钟头后,投糖桂花、赤砂糖大火收汁,最后就看到了色泽酱红、汁水如蜜、入口清香甜糯的桂花糖藕。

将黏黏糊糊、嘀嘀嗒嗒的藕段夹出,轻轻撕去自然翘起的表皮,半冷半热时用快刀切,浇上糖藕的甜卤。叠放盘中。伴着那一根根缠绕开的藕丝,有种难以拒绝的香。浇上锅中浓稠旖旎的甜汁,那已成肉红的藕片,瞬时便愈发滋润晶亮了起来。糯米的糯,莲藕的面滑,再撒上点蜂蜜,夹起一块糯米藕。糯米和藕都会拉起长长的细丝,让你的味蕾立陷鲜美的沼泽中。

糖藕的甜是慢慢煮进去的。这种甜,于有意无意之间,既不让人腻味,又不会掩盖藕本来的清素。而在平实甜味之外,另有一股桂花的清香。

夹一片入口,轻轻咀嚼,随着“吱吱吱”黏连的断裂声,酥糯甘美的藕与缠绵缱绻的糯米,有如一对丝连心契的璧人,让味蕾颇有一腔春色关不住的韵致。

“冷化雪霜甘比蜜,一片入口沉痾痊”。寒露霜降时节,天气干燥沁凉,吃藕片喝藕汤,有养阴清热、安心益神作用。在苏中老家,有“秋喝莲藕汤,来年不生疮”之说。

水中所产和土地所酿融合成的糖藕,兼具着莲藕和桂花两种植物的精华,占尽了故园水乡的韵致。桂花糖藕,寻常小摊,看似轻描淡写、不甚着力,实则朴素雅致、韵味悠长。

秋风渐紧,芦荻萧萧,青露盈耳,啖一口糯软甘甜的桂花糖藕,最是暖心熨帖。让人慢慢感觉心静了,喧嚣尘事远了,清浅流年,这温润的桂花糖藕便是最简单的幸福。



西藏赶上好时代

作者:温茂生

短短几十年,
跨越上千年。
西藏赶上好时代,
世界屋脊与现代文明把手牵。
锅庄舞欢快跳起来,
喜玛拉雅山乐开怀。
咱们感恩新时代,
呀拉索,幸福花开一年又一年。
就这几十年,
胜过上千年。
西藏赶上好时代,
古老民族与盛世小康把手牵。
青稞酒酣畅饮起来,
雅鲁藏布江乐开怀。
咱们致敬新时代,
呀拉索,团结奋进一年又一年。



姥爷的旧报纸

作者:胡晓峰

保持着一名教育工作者的习惯,那就是整洁!

我踮着脚去够他的报纸,手指头刚碰到报纸,就听见他在身后温和地说:“又来翻什么?我这儿又没藏糖。”他一向不爱生气,只会把我拉到书桌前,从报纸堆里抽出一张,在报纸页边空白的地方写一个老大的“国”字,那字写得可有力气了,横平竖直的,就跟他做人一样正。

“你今年已经上小学了,得要学会写字。”他站在我身后,热乎乎的大手把我的小手包住,笔尖在报纸上慢慢地划动,油墨味儿加上他身上淡淡的墨香,成了我小时候最觉着安心的味道。“你看,这一竖要直,这一横要平,”他的声音在耳边响起,“我们做人,就要像写中国字一样,得堂堂正正的,一竖一横一撇一捺都不能含糊。”

那时不懂这句话的分量,只觉得被他握着的手很暖,报纸上的字迹洇开一点墨,像朵小小的云。他教我写“天”,写“地”,写“人”,写“家”,每个字都要在报纸上练上好几遍,直到他点头说“有点样子了”。那些旧报纸,就这样记下了我歪歪扭扭的笔画,也记下了他掌心

的温度。

不知从哪天起,溜进书房时再也听不到那句“又来翻什么”了。那沓报纸堆得依然整齐,但上面落了一层薄灰。恍惚间,才发现姥爷走了已经快十年了。我还记得姥爷走的时候,什么都随他去了,只有这些报纸,被我死死拽在手里,不肯烧。这里面藏着他的影子——他整理报纸时专注的侧脸,教我写字时温和的语气,还有那句“堂堂正正”的叮嘱。

如今,这些旧报纸跟着我从姥爷家辗转到了我的新家,依然按年月码得整齐。前几天教女儿写字,她嫌白纸太硬,指着书柜说:“爸爸,用那些发黄的软一点的纸好不好?”我随手从旧报纸堆里抽出一张,并蹲下来,指着报纸上模糊的字迹告诉她:“这是你太姥爷留下的旧报纸,他以前就用这个教爸爸写字,还说我们做人要像写中国字一样,横平竖直,一撇一捺,都得堂堂正正。”

女儿似懂非懂,拿起笔在报纸空白处画了个歪歪扭扭的“国”字。阳光落在她发顶,也落在那张旧报纸上,纸页微微发颤,像姥爷在轻轻点头……